

82
468030

賀 宜 做 :

大 衆 本

真實的故事

東方大眾叢書

東方出版社出版

重要聲明

這篇文章原來是在賀宜先生所做的童話合集
真實的故事里的，後來徵得賀宜先生和少年
出版社雙方的同意，讓我們出了這本小冊子。
。讀過賀宜先生那本合集的可不必再重複，
鄭重聲明。並謝謝賀宜先生和少年出版社的
好意！

東方大眾叢書編輯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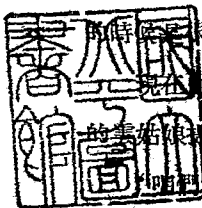
這本書的內容

一	故事的來因	1
二	兩個同時舉行的喪儀	2
三	小乞丐	6
四	惡棍	11
五	一條巨大的長蛇	16
六	小監獄	21
七	光明的世界	29

眞實的故事

一 故事的來因

有一天，風老頭，雨太太，雲姑娘，雪大哥，月姐姐和太陽先生在東海邊上碰頭了。真是湊巧的事情。往常有了太陽先生，就沒有月亮姐姐；有了雨太太，就沒有雲姑娘。他們起身的時間不同，所做的工作也兩樣，所以齊集在一起的時候是很少的。



現在他們互相招呼着，以後就開始扯閒談。那個不安靜的雲姑娘提議說：
「咱們光是閒扯談，有什麼意思呢？我主張每人說一個

故事。你們看好不好”？

“好吧”。大家都贊成着。

“但是咱們得規定：說的故事必須是真實的，最好就是自己親眼所看到過的”。

“奇怪的想頭啊”！雨太太叫着。“怎樣才算真真實實的故事呢？好吧，咱們把日常看見的瑣事說出來吧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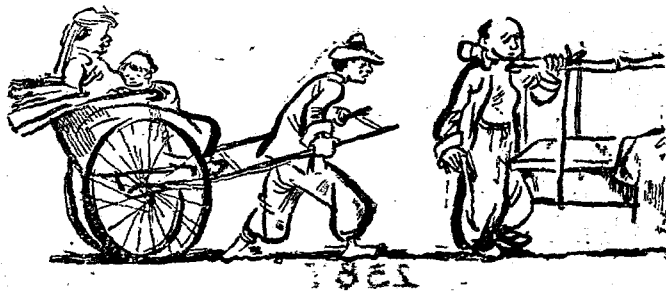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同意着。故事開始輪流起來了。

二 兩個同時舉行的喪儀

第一個講故事的人就是雲自己。她是一個喜歡時髦的姑娘。她一天要換上好幾次衣服。不過她是非常之軟心腸的，並且喜歡流淚。她開始講一只故事，那故事很平凡，但是却使聽的人都沉入深思中了。她說道：

“有一次，我看到兩個同時舉行的喪儀。

“那時候，我正在空中散步，忽然從下面的街道上，送上



一種極大的喧嘩聲，於是我停下來，靜靜地看着。許多行人齊在路的兩旁站定，昂着頭，翹着脚尖。小孩子把光光的腦袋在人們腿子里鑽進去。人弄中間，進行着一隊悠長的行列，那是一個大富翁的喪儀。那個富翁死去的消息傳佈開來的時候，曾經轟動了全城。那天就是他的安厝日。

“那行列里面，有七八隊軍樂。每一隊里的人，穿着整齊的黑制服。巨大的黃銅喇叭盤繞在幾個隊員的身上，閃出非常耀眼的光。他們踏着一致的步伐，挺着胸脯，奏出淒惋的哀樂，這一隊歇下的時候，那一隊便繼着，那些聽見了這音樂的看客，都不由得感動出眼淚來。

“許多胸膛上掛着白綢條的執事們和十幾個警察，揮着皮鞭子趕開太擁擠的，看熱鬧的人羣。百多個窮苦的孩子，在破爛的衣服上套着五光十色的綢衣服，拿了美麗的花圈和寫在白布上的輓聯。中間是一頂綠色泥轎。四個人抬着一



頂紫花的亭子，里面放着一個肥頭胖腦的紳士的照相。接着是那些披法衣的和尙道士，他們口中喃喃唸着，手里敲響一些樂器。孝幔里有七個“孝子”，大家都低着腦袋走着。

“孝幔的後面便是那裝着靈柩，用八匹白馬拖着的花車。那上面裝飾着繡金絲的紅綠柩布，並且在柩車的四角，懸了四盞綠色玻璃燈。四十八個全副武裝的警察跟在後面。一個警長，瘦瘦的長個子，拖着一柄指揮刀，壯嚴地走在警察們的前面。接着便是許多送喪的紳士們，面上都擺出嚴肅的神氣。他們的臂上纏着黑紗。許多馬車和汽車載了許多女人，她們美麗的衣服外穿着白衣，或是在臂上纏着黑紗。她們的臉上有很厚的香粉和胭脂。她們似乎都很悲傷。

“然而我看出來，她們的心里並不如此，所有的人的心里都不如此。我可以担保我知道得一些兒也不錯。他們一邊在走，一邊却在想各自的心思，不過那種心思和哀痛死者並沒有關係。我看着他們，並且看到他們思想最深最祕密的地方。那死者的子女們，正在打算着怎樣去給自已奪得更多的遺產。

“他們差不多是沒有功夫悲傷”！

說到這里，雲姑娘停了一下，用她那紅色的手帕揩她的額角，然後再接下去說：

“我看着這個行列。無數的人們也注視着它。他們都專心在這莊麗的喪儀上，把什麼都忘了。

“但是，忽然我又看見在路邊行人稀少的地方，進行着另外一個喪儀。那個行列祇有富翁的喪隊百分之一的人數，就是說：倘使富翁的喪隊有一千個人，他們就祇有十個。

“他們沒有整齊的衣服，也沒有花圈和輓聯。他們的衣服又破爛又油污，發出一陣陣難聞的氣味。兩個槓夫，（或者也是死人的親戚吧，）抬着一個又薄又難看的棺材，看去似乎只要在地上輕輕一碰就會碎裂的。在那上面掩蓋着一條染着血污的髒被頭。一個樂手吹着噴吶，嗚嗚啦啦淒慘得像是鬼叫。另一個人敲一面破碎的銅鑼，弄出一種不堪入耳的爆響。一個癩子捧着一小窠紙錠，沿路燒化着。後面有兩輛人力車，分坐着兩個婦人和兩個女孩——六十多歲的母親，三十歲的妻子，七歲和五歲的女兒。那個老婦人的眼睛差不多全瞎了，她把手指頭抖擻擻地摸着一個女孩子的頭髮，並且時常咳嗽得全身震動起來。那妻子蓬亂了一頭的頭髮，面孔瘦得像枯骨，眼睛也深陷在眼眶里。那正在路上進行的大喪儀，她們似乎一些也沒有看見，也似乎一些兒都沒有聽到。她們大家飲泣着，從心底里痛苦地哭出來。那個死者是一個工人，我見過他。他是那麼一個強壯的中年人啊！他在

一個工廠里充當機匠助手。那工廠的主人就是享受這盛大的喪儀的富翁。這個不幸的機匠每月祇能賺到二十元的工錢，但是他負擔了一家老小的生活費用。幾天前，他在吃人的機輪下斷送了性命。當時那富翁給他家里五十塊錢的撫恤金，並且說：他的死完全是他自己不小心，給她們五十塊錢，那已經是特殊的恩惠了。她們的心都碎了。並且，鬼知道她們沒有了他以後將怎樣的過活！

“可憐的母親，寡婦和孤女們，在人力車里飲泣吞聲地悄悄過去了。那留下來的紙錠的灰燼，在空中飄揚起來。

“朋友們，有誰否認這是世界上一個最沉痛，最悲慘，而又最隆重的喪儀呢？

“我的心傳染了她們的哀痛，並且覺得暈迷起來。當我定神再看的時候，富翁的喪儀行列，已經完全通過了街道”！

三 小乞丐

雲姑娘說完了故事之後，所有別的聽者們都靜默着，似乎在辨別出到底那一個喪儀是更沉痛些。過了會兒，雲姑娘說道：

“好吧，現在應該輪到雪大哥了”！

雪是一個沉默的少年。面孔非常的蒼白，像成年住在城

市里的人一樣。他是很漂亮的，但是對無論誰都很冷淡。他說話的時候，用一種陰沉的語調，使得每一個聽的人預感到一個不祥的故事。他露出很發愁的樣子。

“朋友們”，他開始說：“我要說一個故事，關於一個孩子的故事。世界上不是有許許多多貧苦無告的孩子嗎？我故事中的主角，就是這些可憐的孩子中間的一個。那是一個六七歲的孩子，他沒有爸爸，也沒有媽媽。

“誰都知道，當我出來的時候，天氣一定很冷，但是我每次遇到他的時候，見他總是穿着一件又薄又破爛的夾衣，下身是一條破碎的單褲，並在腰里圍了一塊污黑的麻布，他的頭髮打着結，里面全是灰塵和泥垢。他混身抖着，伸出枯柴般的手向過路的人求乞着，

“第一次我看到他的時候，他正把肩頭高聳在耳朵邊，跟在一個紳士的後邊，求他施捨一個銅元，但是那紳士吐了口涎沫，很快的走開了。他的面孔上顯露着飢餓和失望。一個好心的老太太可憐他，遞給他一個銀角子，可是那老太太走不多遠，就有一個流氓跑過來，恐嚇他，把他的銀角子搶去了”。

“有這樣壞的東西嗎？該殺的！”風老頭子咆哮着插嘴說。

“請不要打岔吧”！別的人喊著。

“第二次我又看見他”。雪大哥等大家的聲音都靜了，於是又接下去說：“他在一個食物舖面前徘徊著。食物的香味和熱氣從舖子流流出來。那孩子再三嚥着口水，把腦袋縮得頸項都看不見。他貪婪地向舖子里和櫃上張望，伸出手向進去和出來的人求乞，但是沒有一個人給他一些兒施捨，他的瘦黃的臉頰被飢火燒紅了。他遲疑一會，便突然在櫃上攫了兩個包子逃跑。

“那時，一個大胖子的掌櫃跳出來，氣吁吁地追上去。他跑的時候，身體搖擺得像一只肥胖的鴨子。不久，他便追上了那孩子，一把抓住。那孩子嘴巴里塞着一個包子，一手拿着另一個。那掌櫃想奪下包子，但他死也不肯放，於是掌櫃便舉起蒲扇般的大手，重重地打他兩個耳刮子，一邊罵着：



‘小強盜，你想吃包子，給你吃個飽吧’！”

“當挨打的時候，那孩子嘴巴里的包子被打了出來，落到地上，並且手里的包子

也給掌櫃拿走了。他撫摸着打得發燒的臉頰，抽噎着；一邊望着那凶暴的掌櫃把他的包子丟給一只搖尾巴的黑狗”！

聽到那里，雨太太忍不住了，不平地喊起來：“殘忍的事情啊！人們願意把東西丟給狗吃，却不願給幾乎餓壞了肚子的人！……爲什麼是這樣的”？

“這就是人類真的事情呀”。太陽先生諷刺似地說：微笑着。“但是，最好我們大家別打岔吧”。

“對！以後請誰都不要插嘴。讓雪大哥繼續下去吧”。月姐姐說。

於是雪繼續他的故事道：

“我看見那孩子竄到牆角里，蹲下來，抽噎着，不住地撫摸他打痛的巴掌，全身發着抖。我見他可憐，想用我的手撫摸他的傷處，但是他似乎很害怕我，把身子更貼近到牆角去。他輕聲哭着，戰抖着。慢慢地他的抽噎聲却停止了，眼睛藏到那發青的眼皮下，漸漸睡着。

“願睡神永遠留他在夢中吧！因爲從他的睡臉上，可以看出一點點笑容。他一定是夢到自己坐在媽媽的懷抱里。他的媽媽或是一個年輕的女人，在熱愛的撫摸他的頭頰，並吻他的臉頰。或許他的爸爸給他買了一碟包子來吧，那麼香噴噴和甜蜜蜜的！他要吃一個暢快，並且還要拿一個最大最甜

的強塞進媽媽的嘴巴里。在他夢中，爸爸還會允許他買一架小飛機和一個洋娃娃，一定要那個金頭髮藍眼睛，笑得很甜蜜的洋娃娃，像他在商店的櫥窗里看到的！……並且還要給他做一套新衣服，那麼暖和，那麼好看呀……

“正這時候，過路的人們望着這睡着的小乞丐瞥了一眼，吐一口唾沫，便跑開去了。一個紳士攜了一頭鬃毛粗尾巴的小哈巴狗走過。那狗兒跑到孩子身邊，嗅了幾嗅，隨後衝着他吠叫起來，又走掉了。那孩子就驚惶地張開眼睛，從夢中完全醒來。他失望地望了望四處，重新抽噎起來”。

雪大哥嘆了一口氣，停了一會兒。其餘的聽客也都嘆起氣來，雪小姐的眼睛中滿含着晶瑩的淚珠，彷彿它們馬上就要滾下來。

“我第三次遇到他的時候，是五天以後了”。雪大哥繼續說：“那時候他已經害了病，躺在一個黑暗的弄堂口。他的臘黃的面孔，差不多表示着他已沒有生命，但他的全身還在戰抖。他的身底下是一些乾稻柴，身上蓋一條有幾百個破洞的舊棉被。他的喉嚨里沖出一種急遽的喘息，像是黃牛的喘息。可是沒有一個人看顧他，也沒有一個人幫助他”。

在這時候，雪小姐的眼淚開始滾下來，並且雨太太也輕輕抽噎起來了，風老頭嘆着深沉的氣，把長鬚鬚吹得亂

飄，所有的人們都嘆息着。

雪大哥仍舊接下去講他的故事，說：

“我最末一次看見他的時候，仍是在這一個可怕的地方，不過他已經死了。他的四肢僵硬得像樹幹，那被沾濕的衣袖和褲管都冰硬得像鉛皮。他的面孔和我一樣慘白，眉宇間是一種不平 and 的怨恨和恐怖。兩個警察和幾個伙伕正在把他抬起來，昇進一輛屍車里。他的短促的生命已經安息了。在他死後，他方才第一次得到人們的看顧”。

四 惡棍

月姐姐向所有的人望了一望，便開始說故事，因為現在輪到她了。她的面孔蒼白起來，誰都不能知道她到底是爲了恐怖還是憂愁。

“那是一個多麼醜惡的世界啊”！她一開口就嘆息起來，“唉，可憐的生活在醜惡中的人們啊！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個晚上，那一個恐怖的晚上。

“當我站在空中的時候，我把我的光輝照到每一個平原和僻壤的角落。那高大的樅樹在地上投射出一團黑影子；一只夜鷺在樹枝上啼着；那長流的江水泛出銀色的反光，魚跳出水面來，向我微笑，並且發出鏗琮的擊水聲；海的巨人在

睡夢中吐出白沫，雷鳴也似的響着鼾聲；平原的草地在放着夜的香氣，默默地洗浴在我的光海里，森林一到了夜晚，却顯得更活躍，互相呢呢私議和點頭擺腦；幾個山頂禿着雪白的頭頂，那上面寫着千萬年的世界的歷史；……那邊是一個睡去的都市，有幾個地方還從窗戶里漏出燈光來。但是我把光輝射到那死蛇似的街道上，並且照亮了一二輛偶而在路上馳過的車子”。

“瞧，她說得多麼美麗啊”！多嘴的風老頭又嘮叨起來。

“簡直是一個女詩人”。雨太太同意道。

“對不起，請不要打擾我吧”！

“請靜些吧，請靜些吧”！雲姑娘喊起來。

雲大哥彷彿很憂愁地低垂着腦袋，並不做聲。太陽先生却老是笑嘻嘻地望着別人。他既不打斷人家的故事，也不參加入家的插嘴。等風老頭和雨太太的嘮叨完了之後，他就對月姐姐道：“請吧，請說下去吧”！

“倘使沒有誰再要發表意見，那我就可以講下去了”。

於是，略遲了一下，月姐姐就繼續她的故事說道：

“那時候我看見一個雜貨商人。他正從朋友的寓所里跑出來，急忽忽地投入在我的光輝里，沿街往他自己的寓所走去。他的臉上刻劃着窮困和憂愁。他急急忙忙地走着路，打

量着如何支配借來的拾塊錢。他的孩子們在家里嚷着餓；他的老婆，一個可憐的婦人，在害着肺病。他的十塊錢要給老婆延一個大夫和買一點藥，並且孩子們也須得嚼幾個大餅，他自己也一二年沒有進東西了。他的那月雜貨鋪子已經給債主們收去，所以他們不得不搬在一間又髒又陋的小房間里。

“那雜貨商人沿街走着，穿過幾條橫路，走到一段冷靜又陰暗的地方。有幾所高大的房子投射出濃厚的黑影，遮蔽了大半條街道。他胆怯起來，四面看了一看，走到我那微弱的光輝照到的那一半街道上。他的前面是一個深長而多歧路的衙堂，又黑又陰靜，簡直像是魔鬼住的地方。當他走到那里的時候，他走得更快了，似乎有鬼在後面追他。

“我替他也捏了一把汗，多麼可怕的一個地方啊！假使這兒有一個惡棍，請想想他的命運啊！但我還來不及多想的時候，突然從那黑暗的弄口衝出一個可怕的人來。他的腦袋上戴着一頂破舊的打鳥帽，一直壓到他的眉毛上。他祇兩三步就追上了那小商人，用一只手從後面抓住了他的肩頭，另一只手緊捏着一把銳利的閃光的尖刀。

“那小商人驚惶得喘着氣，張開嘴巴，幾乎要驚喊出來，但是那人把尖刀在他面前一晃，輕聲的恐嚇着說：



“你嚷！”

“小商人閉住了嘴巴，混身戰慄得像一架震動的機器。那人強迫他解開衣服，開始搜索他的全身，找出了那十塊錢。但是在那時候，突然那小商人跪下來，帶着哭聲哀

求着：

“好先生，這十塊錢我要給女人看病的。……”

“對不起”，那強盜輕輕說：“你暫時借我用用吧，我比你更急呢！”

那強盜說着，就驟然回過身，向那黑的弄堂里跑進去。可憐的商人呆立着，他一聲也不喊，也不去追那個強盜，彷彿他已把什麼都忘掉了。

“我憐惜那不幸的雜貨商人。我憎恨那個強盜，殘暴的

惡棍啊！我要看他把這些錢如何去浪費，他一定是把這錢去喝酒吧！我守候着，不一會兒，看到他從弄堂另一端的陰影里跑了出來。他的打鳥帽已經不戴在他的頭上，夾在腰肢窩里。

“我要看清他是怎樣的一個惡棍。他的銅色的額角上刻出了艱苦和飢餓。他的眼睛閃耀着驚疑和憂急。他的身體很消瘦，然而還結實。我多麼吃驚啊！我認識那個人。那不是在工廠里做夜工的那個中年工人嗎？他常常挨着工頭的鞭打和斥責，而最近又被歇退了。

“我看見他沉重地嘆了一口氣，急忽忽在路上走着。他轉了幾個灣，走過一片發着霉氣和臭味的垃圾場。在那前面有一連排的低矮的屋子，傾斜得幾乎要坍下來了。門板上有很多的罅隙，從一扇門里漏出暗淡的火光。那人喘息地走上去，回頭向西邊看了一下，然後舉手推門，原來那門是虛掩着的。那門兒馬上被推開了，並且跟着沖出一股又熱又窒息的臭氣。那人跑進去，隨即把門關上，但我從屋頂的漏處和檐下的窗子窺進去。只見一只木板床上是一些破爛骯髒的被頭，里面睡着一個將分娩的婦人。她在呼喊輾轉。床里邊有一個兩歲左右的男孩子在爬動，驚惶得哭喊着。床的前面是一只三腳的小桌子，底下用一只小木箱支着桌子的平衡。

桌上放一把缺嘴的陶器茶壺，和一根火光搖曳的白洋燭，燭油正緣着洋燭的一邊在流下來，別的什麼也沒有。那一邊屋角里另外有一張木板床，上面躺着一個羸弱的老婦人，那是他的患瘋癱症的母親。她吃力地呻吟着。當那人走進來的時候，她驚惶地瞥了他一眼，見是她自己的兒子，方始露出放心的神色。

“他跑過去，望了望她們，一邊疑懼地問着：‘怎樣了呢？怎樣了呢？’，

“那婦人呻吟慘呼着，在床上打滾，並不回答他。老婦人在那角落里說着話，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：你弄到一些錢嗎？快去找那收生的陳婆吧！

“那人正把床里邊的孩子抱在手里，用一只微微發抖的手拍着他，那孩子漸漸停止哭泣，把沒有神的眼睛凝視他爸爸發青的面孔。聽了老婦人的話，那人驟然又放下孩子，打開門，衝出去了。他重新投入我的光海里。

在這個時候，我開始饒恕了那個‘惡棍’。我怎能不憐憫他呢？他不得不搶別人的東西呀！醜惡的世界啊”！

五 一條巨大的長蛇

在月姐姐之後，輪着風老頭說故事了。風老頭是一個

暴躁的人，鬚鬚長得絆到他自己的腳底下，他的聲音又粗啞又急促。

“我記得很清楚”，他說道：“那是在一個上午，不到九點鐘的時候。日子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四日。那一天，當我經過中國的大都市上海，在一條路上，一個商場的前面，我看到聚着一羣年青的學生和民衆們。他們喧嘩着。紙片和傳單像秋天的落葉在空中飛舞，許多的人拍着手，並且爭搶着。

“我不明白這是一件什麼事情，但不久從他們的口號里我聽出來了。這是響應北平學生反對華北‘自治’組織的示威運動。

“在這個時候，有二十多個武裝的西捕和中國巡捕走來。那些西捕揮着木棍子在人們的頭上亂敲。人們慌亂地驚喊起來，有的抱着頭，狼狽的往別處逃跑；有的撞到別人的身上，以致都跌翻在地下，被別人踐踏着；女學生們尖叫並且號哭；但有幾個勇敢的學生和人民徒手和西捕抗拒着，他們的頭上，面孔上，手上，都被打傷了。一個男人的頭被木棍打了很大的洞。跌在地上，鮮血流到身旁的水門汀上，染得殷紅地，使每一個看到的人，心驚肉跳起來。

“人們逃散了，有七八個人被巡捕捉去，像捉十幾只母

鷄。

“這真是一個民族的恥辱啊！愛國運動不能自由，並且還要受外人的干涉。但是，孩子們，你們應該知道，那兒是租界。你們一定懂得租界的意思。租界是借給外國人住的地方，但是他們並不給你租費，却祇給你欺凌和侮辱。租界上有外國的官，外國的軍隊，和外國的警察。中國的政府不能管租界上的任何事情，就像這地方已不屬於中國一樣……”

風老頭屢次曳他自己的鬚鬚，並且發愁的嘆息，但是雨太太插斷了他的嘮叨：

“請你不要多發牢騷吧。繼續你的故事”。

“你為什麼打擾我”？風老頭生氣的道。

“哈哈，剛才人家講故事的時候，你老人家也還在插嘴呢。……好吧，雨太太，請不要跟他打岔吧”。雲姑娘開玩笑似地說。

“是的，本來我不應該多講這些閒話的”，風老頭不快活的說：“不過我要讓你們更明白些，所以得講一講。現在……現在讓我來繼續先前的故事吧。——過不多久，我又看見人們在那一條路上集合起來，並且排成行列。每一組並列着四五個人，他們互相緊挽着胳膊，邁着大步。他們喧嘩着，呼喊著，高舉起他們的手。他們的面上掛着汗珠，興奮得滿面通



紅。傳單由幾個熱心的人分送着，每一家商舖里都送到了許多的人自動加入到行列中，和不相識的人緊挽着手。

“後來他們走到了火車站，但有百來個保安隊員攔住了鐵門，不讓他們通過去。人們狂吼着猛衝，保安隊員竭力抵擋，可終攔不住，便讓開了。這是一股瘋狂的人的洪流！有許多人和保安隊員在衝擊的時候，傾跌在溝渠里。但是人們隨即爬起來，發喊著，迅速插到隊伍中間去。

“行列沿鐵軌前進，重又穿入街道。路上的人拍着手。人們的手高舉起來，喊聲震動了兩旁的房屋。每到一所學校面前的時候，人們齊聲呼喊著，有許多的學生衝出來加入隊伍。學校宿舍的樓上，欄干旁和窗子里都是飛舞的手帕和帽子。喊聲同時從屋子里傳揚出來，和羣衆的喊聲混雜在一起。

“行列越拉越長了，那樣子像一條奇怪的大長蛇，每爬動一步，就多長出一節來。

“他們隨後又到一座破毀的大建築旁，那建築物原先是一個有名的圖書館，但在一次戰爭的時候，被一些野獸軍隊所炸燬了。隊伍在大建築旁的一個空場上散開來，有幾個人在人叢中立起，激昂的演說。人們的手常常像森林那樣的在頭頂上伸出。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姑娘，淚流滿臉，向所有的

人嗚咽着演講，她悲傷得像丟失了她最心愛的玩偶，但是親愛的孩子們，你們應該知道我多麼地爲她所感動啊！玩偶經不在她的心上了。她的心已經因爲國土的分裂而破碎了！”

風老頭的長鬍鬚掃着地皮，他發狂也似的跳起來，氣呼呼地打鼻孔里噴着氣。

“倘使我要講下去，就是給我一天的功夫也講不完”。風老頭繼續說：“但是我已經講得口都渴了。我所看到的不止這些。在每個都市，在各省，在中國，在全世界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衆們，被壓迫和弱小的民族，他們的吼聲已經高響起來，到處都有盛大的示威，到處有雄壯的流血。賣國的漢奸們已經在驚惶失措，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置；那些黠武的侵略者呢，也在開始戰慄，就像那凍壞的野貓！他們都已經看到在自己的前面不遠處，有自己掘下的墳墓了。

六 小監獄

雨太太是一個多嘴的女人，那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她走路的時候，非常輕佻，把腳步聲弄得響響的，但是他不高興笑。和人家講話的時候，總是哭喪着臉，像受了委屈的樣子。當輪到她講故事的時候，她對所有的人凝視一下，然後開口

來，水沫星子像水槍那樣的射到別人的面上，使人們都掩住了自己的面孔。

“我要給你們講一個有趣的故事，但是我提不起這個精神來，因為在我的心頭上有一件非常悲慘的事情橫着。自從我目睹這件事情發生以後，我已經三四天不能安靜下來了。

“前幾天下午，我經過一個很大的市鎮。那市鎮上有幾百家住戶，鎮的市梢，有一個破落的財神廟，偶像已經被可敬的市民們燒燬了。廟里駐着三十六個警察和一個警長，那警長實際上就是這鎮的獨裁者。什麼事情都得他經管。廟的左廊，以前全放着木偶，現在却改做一個羈押所了。每年冬季，那里面一定關着許多的囚犯，因為在那時候，小毛賊變得非常之多，並且有許多的農民因為還不出租穀，被田主們吩咐警察抓去關在那裏面。

“當我走過那裏的時候，我停下來細看那小型的監獄。那一間獄室三面都是牆壁，一面是好幾根粗木頭做成的大柵子，那柵子有一扇門，用一把很大的鉄鎖鎖着。三四十個囚犯蜷伏在里邊，都是那些黑面孔的農民和幾個衣服破爛，皺着眉頭的人。地下鋪着稻草和破被絮，並且有兩隻沒有蓋頭的便桶。一隻煤油燈掛在樑上，玻璃燈罩上全蒙着灰塵，

牆壁上滿是一塊一塊的臭蟲血和剝落的石灰。一個警察，也就是這小監獄的看守，搨了一管又粗又大的槍，手裏玩弄着



一根竹鞭子，在柵門前踱來踱去。那間獄室已經很古舊，人可以很準確的估量出它已經有百數十年的年紀。它的身體歪斜着，人們走動得太重的時候，屋子便震動得幾乎像地震的樣子。

“我在屋頂上跑着，把腳步聲踏得登登的響。我從屋頂

的漏洞里鑽進去，使那些囚犯們都吵鬧起來：

“該死的天哪，又下雨了”！

“他們一齊嚷着，移動身子，屁股碰屁股地互相撞着。那看守的跑過來，搖着竹鞭子說道：

“媽的！嚷什麼？

“雨水都進來了。屋子漏得這麼樣”。囚犯們說。

“住口！

“囚犯們都不響了，瞪着眼瞧屋頂上掛下來的水。有的衣服都淋濕了，但擠不到別的地方去，那屋子太小了，不漏雨的地方又早給人佔據了去”。

“可怕的事不久就來了。到傍晚的時候，天起了風。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因為我始終沒有離開那里。那風老頭發狂地喊着：把長鬚子掃着樹枝，旗杆和屋頂。他的鬚鬚纏住了那小監獄的屋角，所以他拚命地拉着。那所古舊的屋子發出呻吟，似乎吃不住風老頭的蠻力，要倒下來了。屋子裡的囚們這回大喊起來。

“這所屋子怕吃不住啊。

“放我們出來吧，這麼大的風和雨，這屋子要倒下來了呀！

“那看守又開始威嚇了，可是他的竹鞭子儘管搖，人們

却仍舊喊着，並且喊得更響了。那看守的面孔變成土色，幾幾乎哀求似的說道：

“不要吵罷，所長出來，大家都不會有好處的’。

“可是在這個時候，所長却出來了。他是一個短短的胖子，口裏啣着香烟，走路的時候，臉上的肉一抖一抖的。他的後面還跟着六七個警察。

“哪些人在這裏搗亂’？所長拔出嘴里的香煙說。

“我們並沒有搗亂，所長’。一個青年的農夫說：‘這所屋子快要倒下來了。你看那麼大的風和雨啊。屋子在搖動了’。

‘是的，屋子快要倒下來了，所長，快放我們出來罷’！囚犯們一齊說。

“放屁！你們想越獄嗎？”

“他指着那剛才說話的青年農民’，喚兩個警察道：“把這傢伙拖出來，一定是他想叫大家暴動’。

“兩個警察開了牢門，雄糾糾地走進去，把那個年輕人打了一個耳光，隨即他的臉上現出一塊紫黑色的手印。那年輕人雙手捧住面孔，可是警察們的拳頭雨點般地落在他的身上，又把他硬拉出去。

“但這時候，又有幾個人喊道：

“不關他一個人的，這是我們大家的意思。你們看這麼

大的風和雨，這屋子還支持得住嗎？

“那矮胖的所長聽了這幾句話，更生氣了。他望了望那幾個說話的人，喊道：

“把他們也帶出來！”

“別的警察聽了警長的話，便也進這小牢獄里，去拖剛才說話的那些人。那些人掙着不肯走，於是警察們打着踢着，把他們硬拉了出去。連同先前拖出的那一個年青農民，一齊帶到附近的別一間空屋子里去。

“其餘的囚犯見了這情形，嚇得不敢再響。那警長向他們說道：

“狗東西們，倘使你們再嚷，叫你們看……”！

“他一邊說，一邊走進去了。現在仍祇剩下那個看守。他又開始威武地揮起鞭子來，向牢里的人們猜惡的冷笑着。囚犯們靜默着。忽然從那邊的屋子里發出了雷一般的毒罵聲，鞭打聲，痛苦的呻吟聲和哭泣聲。那些囚犯們像受了電殛的樣子，個個咬緊了牙關，握緊拳頭，憤恨的立在監獄里。

“接着，那邊的門打開了，警察們押着先前的幾個人出來。他們的嘴上流着血，似乎被誰敲斷了牙齒似的。身上也全是傷痕，一蹶一蹶地。仍舊被關在這小監獄內。

“朋友們，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啊！所有的監獄，都是這

樣暗無天日的”！

雨太太說到這裏便停止了，似乎要看看聽的人們被她的故事感動得怎樣。那風老頭把手一擺，嘴唇皮一抽動，似乎要講話，但他被雨太太狠狠地瞪了一眼，於是他把話頭縮住不講了。其餘聽的人也都靜默着。他們的臉上，流露着感慨和憤怒。於是雨太太顯出非常滿意的樣子，繼續下去說道：

“且慢，朋友們，更悲慘的事還在來呢。那些囚犯們蟄伏在監獄里，不再吵嚷，那屋子仍舊在微微震動，因為風老頭和我仍舊沒有離開那個地方。我們奉了大自然的命令，要在那兒徘徊整整的一晝夜。到了晚上十二點鐘左右的時候，風老頭的喊聲更響了。我記得清清楚楚的。可不是嗎。風老頭？那些大樹也都跟着喊起來，搖它們的頭。有幾個草棚的屋頂給風老頭的手揭去了。好些籬笆都仆倒在地上。這時候，全鎮的人差不多都已入睡，那小監獄里的囚犯們也大都已經睡着。我把脚在屋頂上蹬得更響，想把他們喚醒來，讓他們逃出去，因為這所破舊的屋子決不能再支撐住了。它快要倒下來，跌成粉碎，並且把這些可憐的傢伙都壓成肉醬！

“那些人們居然從惡夢中驚醒了，聽了聽外邊排山倒海的風聲，和屋子上瓦片的飛響。屋子在震響。水從屋頂的隙

處漏進屋內，地上大部份地方已經濕得不得開交了。他們都站起來，狂喊着：

“放我們出來哪，屋子要倒下來了！”

“那白天的看守已經換班了。現在的看守是一個中年的高個子。他聽見喊聲，吃驚地走過來。他也看到這危險的現象了，但他仍舊說道：

“不要嚷！屋子不會倒的！”

“但是囚犯們不聽他的話，喊得更響了。別的警察們也從噩夢里驚醒來。他們拿了木棍和鎗，惡狠狠地跑到那羈押所的柵門外，呼喝着。有幾個囚犯搖着柵門喊：

“救命！屋子要倒下來了！”

“屋子外面許多小樹已經被拔起來。瓦片和石頭在亂飛亂滾。風老頭和我大聲警告那些警察們：

“警察們，放他們出來吧！趕快！這所屋子真靠不住了。

“可是警察們不睬我們的話。凶惡地敲那些搖着柵門的囚犯的手。

“在這時候，突然隨着屋外的一陣大風潮的響聲，那屋子像炸彈似的爆裂了。哭喊的聲音被一個巨大的聲音掩蓋住。那所古舊的屋子已經傾坍下來，變成一堆瓦礫，那下面壓着好幾具屍體和許多頭破血流，斷手折腿的人們”。

雨太太講到這裏，掩了面，嗚咽起來，所有的人都氣憤得臉都變白了。那多愁善感的雲小姐也哭起來，月姐姐緊鎖了眉頭，風老頭氣憤得把鬍子亂吹，雪簡直氣得發抖了，惟有那一團和氣的太陽先生仍舊鎮靜地坐着。他很不高興，但是他也不表示悲傷。

大家沉默了一會，於是雨太太結束道：

“那一個慘劇終于這樣發生了，可是在那時候，矮胖的警長却正在自己的家里招待幾個體面的紳士。他躺在一隻溫軟的床上。床中間是一副烟具；一個年輕的女人，那是他的小老婆，在給他敲腿，另外有一個比他更胖的紳士躺在他的旁邊，一壁笑迷迷，一壁正在燒烟。外面有四個紳士在興高采烈的打牌。當那小監獄倒坍的時候，他們前都聽到了那聲音。一個有短鬍子的紳士說：

“啊，聽！一定有哪一所屋子被吹倒了”！

“但是其餘的人都熱心地看着手里的牌，一聲也不响。就像沒有聽見那可怕的聲音，並且似乎連那短鬍子紳士的話也沒有聽到”。

七 光明的世界

“跨着歐亞的大草原上，

有一個偉大的工人國，
名字叫——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。

人口有一萬六千萬，
都是又自由又平等。
工人有自己的工廠，
農民組織起集體農場。

沒有壓迫，沒有剝削，
大家勞働，共同生活。

過着光明的日子，
享受着‘人’的幸福！

你說人間是醜惡的？
不對的，我告訴你。

一天天建設起來的，
在那里，蘇維埃聯邦，
就是大眾的樂土，人類的天堂！

逢到太陽先生說故事了。但是他在沒有講故事之前，先
唱了一個歌，然後神氣十足地站起來，向大眾鞠了一個躬，
微笑說道：

“我聽了各位的故事。覺得非常之難過。你們的故事太
叫人傷心了。你們到過的地方並不比我少，你們所知道的當



然也不會比我少。可是爲什麼你們所講的全是那些叫人喪氣的故事呢？在那兒有一個光明的世界。那兒沒有不做工作卻特別享福的資本家和地主；也沒有天天打算去殺害人家的軍閥和惡棍；也沒有無家可歸的小乞丐和那些暗無天日的囚牢。這我想你們一定也都曾見到過的吧？

“那光明的新世界就是蘇聯——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，一個新的國家”。

聽了這話，雪站起來，輕狂地跳着舞。他不再憂愁了，彷彿他忽然有了什麼天大的快樂。

“我也記起來了，”他說道：“每年冬天我總到那邊去旅行。在從前那邊我看到許多莊麗的房屋，寺院和別墅。那里面住的都是些貴族，僧侶和有錢的人。窮苦的工人和農民們住在又狹窄又骯髒的小屋子里。但是現在那些骯髒的小屋子沒有了。富翁的房屋和別墅已經改做工人宿舍，大多的寺院也變成圖書館博物館或是學校了。到處我們還可以看到簇新的房屋。有的四層樓。有的五層樓，光線和空氣非常充足。屋旁種着樹木。這裏面住的也都是些工人或職員。在鄉下我看見有許多的學校，農民的孩子們都在那裏唸書。鄉村音樂院和戲院各個農村裏都有，可是這些在從前是做夢也想不到的”。

“不錯，”雨太太同意說。“我親眼看到過的，那兒簡直是一個天堂”！

太陽先生，他始終是微笑着，說：“我們在別的國家看到許多的官吏和軍人，都是威勢十足的。似乎連人都吞得下。尤其是在中國，官僚和軍閥專門欺侮老百姓，自夥兒爭權奪利，幫地主和資本家剝削勞苦大眾，但是蘇聯的官吏却是真正爲民衆服務的。他們有很多就是工廠中的工人，除了開會以外，平時仍在工廠裏做工，對於人民並不像別的國家那麼威風和尊嚴。我時常在公園裏，街道上，看見他們和人民很客氣的談話。……”

太陽先生的話還沒有說完，雲小姐已經興奮得插嘴道：“對呀！所以我也常常聽得蘇聯的官員們說：‘咱們蘇聯是沒有官與民的分別的。大家都是在替大眾做工’。

“至於蘇聯的軍人們呢？”太陽先生繼續說：“他們都知道保護大眾的利益。要是有哪一個混蛋國家敢去侵犯他們的時候，他們就立刻打他們出去，決不像過去中國的軍閥，平時祇會打自己人，別國來搶他們的土地時，却哼都不敢哼一聲，眼開眼閉地把國土奉送給人家”。

“想起了蘇聯人民的生活，簡直不敢再去想到別個國家了。”風老頭搖頭嘆氣起來。他的鬍鬚亂飄着，像就一只風

筆上的尾巴。“我們只要把中國做一個例子。中國的工人們一天幾乎要做十多小時，工錢却很少，連自己的生活都很難維持，甚至不得不把家裏的老婆和孩子也送去做工。有的連苦工都輪不到，祇好眼睜睜地餓死，或是去做強盜。農人們呢，一年到頭辛苦着，種下來的東西，還了租，納了稅，以後就什麼都沒贖了，有時還得賣掉老婆和孩子來維持自己的生活。可是蘇聯工人和農民的生活，就大不相同。他們工人們每天大都祇做六小時工作，有的甚至祇做五六小時。每過五天有一天休息；一年中間，另外又有兩個星期到一個月的休假。他們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住得好。有什麼疾病的時候，馬上可以進醫院，錢也不用化。農人們在集體農場和國家農莊裏熱心的做工。他們進款很多。生活當然也非常之舒服”……

說到這裏，風老頭咳嗽起來，把身子彎得像一只弓。於是太陽先生在這時候又說話了。他微笑着，他那很有光芒的眼睛望着大家。聲音很响亮。

“我見過一個名叫伊凡的工人。革命前他在一家工廠裏，每天要做十三小時的工作。現在却祇做七小時，至於工錢，反而加了三倍。他曾經親身參加過革命，建立不小的功勳，他的老婆也在一個工廠裏做工。以前是什麼工作也找不到，常常餓得幾乎走不動路。現在却幾乎要什麼就可以得到

什麼，那種生活，就跟紳士們過的一樣。他們有三個孩子，大的兩個在學校裏，最小的一個安置在托兒所裏面”。

雨太太問道：“但是我不明白，為什麼蘇聯的人民這樣幸福，別處的人民却又那樣的不幸呢”？

太陽先生微笑着。他正要回答的時候，那風老頭却已經暴躁地搶着說：“嚇！你為什麼不看看清楚？他們現在的幸福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嗎？你難道沒有看見他們爲了求得幸福，流過多少的熱血，犧牲過多少的生命嗎”？

“啊！請不要講這個吧！”月姐姐請求着，把手掩住了眼睛。“我聽到了流血”這兩個字就害怕。你知道，我見過多少次這種殘酷的事情啊。有許多夜裏，我看見那些偵探們將革命黨人拖出來，在野外用刀子支解他們的身體。啊，我不能想起那時的景象，我不能……多麼殘忍啊！有時他們將黨人活埋在地下；有時在身上縛了石頭，投入海水裏；有時掛在絞架上，像幾條乾魚……”

“但是這種犧牲有什麼方法避免呢？”太陽先生微笑着說：“舊世界的統治者是都懂得這種把戲的。他們要讓自己多活幾天，就不得不用這種恐怖手段來嚇退人家。不過無論如何，他們是沒有辦法抑制羣衆的怒火的。等到羣衆再也不願忍受的時候，他們就要完蛋了”。

“那麼，那新世界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呢？請告訴我們，到底在什麼時候？”其餘的聽衆們齊聲詢問着。

停了一下，太陽先生微笑着答道：

“瞧吧！時代在帶人們往前跑，新世界的曙光已經閃耀在他們前面了。無數的人們都已經覺醒了過來。他們在世界的各處怒吼着。聽吧：請聽那雄壯的吼聲吧！他們要從少數人的掌握中掙扎出來，創造他們自己的新生活。你看，那些少數的特權階級不是在手忙腳亂了嗎？他們是那麼小的一羣，而另一羣呢，却有那麼多的人，那麼大的力量！

“不久，那新的世界要代替了整個的世界。到那時候，人類都會自由自在地生活，不會再有戰爭，也不會再有飢餓了”！

“並且也不會再有我們的這些悲慘的故事了！”雪與高采烈地跳躍着，他變得又活潑又漂亮，這樣補充着說。

聽了他的一句話，所有的聽客們都高高興興地笑起來了。於是大家起來，合唱着：

“起來，被壓迫和剝削的人們！

用你們的熱血，

燒滅魔鬼的惡焰；

用你們的堅信，

克服一切的艱難；
去創造你們自己的世界！
那光明的新世界。
等候在你們的前面”。

東方大眾叢書

——已出：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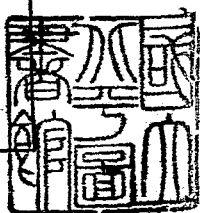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歷史	李 通做 .12
中國工人運動史	張瑞仁做 .12
什麼是三民主義	朱德華做 .12
什麼是社會主義	萬瑞蓮做 .12
什麼是資本主義	朱德華做 .12
什麼是帝國主義	陸 明做 .12
什麼是階級	蔣 仁做 .12
什麼是統一戰綫	施有爲做 .12
哲學初級讀本	王全福做 .24
真實的故事	賀 宜做 .16
世界地理	卽 出
經濟學初級讀本	卽 出

東方大眾叢書

真實的故事(大眾本)

做 者	賀 宜
出 版 者	東 方 出 版 社
發 行 者	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
實 價	國 幣 壹 角 陸 分

1940年2月25日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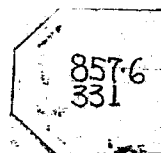


Xeji Zo:

**Zhenshdi Gush
Dazhungben**



1940



32